

步下紅毯 之后

张晓风

经典作品系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步下紅毯 之后

张晓凤

经典作品系列

张晓风
步下红毯之后

©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3

“张晓风经典作品系列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共同策划。

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-2012-714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步下红毯之后 / 张晓风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2
(张晓风经典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02-009600-8

I. ①步… II. ②张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3718号

特约策划: 陶媛媛
责任编辑: 陈建宾
封面设计: 李 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150千字
开 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 7.125
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09600-8
定 价 28.00元

同是今春看花人(新版总序) · 1

不悔(2007年版序) · 5

爱情篇(1979年版代序) · 11

种种可爱 · 17

种种有情 · 29

春之怀古 · 41

花之笔记 · 45

步下红毯之后 · 63

好艳丽的一块土 · 71

地泉 · 83

梅妃 · 93

一路行去 · 99

母亲的羽衣 · 107

许士林的独白 · 115

也是水湄 · 125

饮啄篇 · 131

衣履篇 · 143

惊 · 157

圣诞之拓片 · 161

情怀 · 167

音乐教室 · 181

念你们的名字 · 189

附录

(一) 善变的女人 / 林治平 · 199

我们 · 207

(二) 当胸拥抱伤痕 · 215

序《汪启疆散文集》 · 219

序《血笛》 · 221

同是今春看花人

(新版总序)

台北有一棵树,名叫鱼木,从南美洲移来的,长得硕大伟壮,有四层楼那么高,暮春的时候开一身白花。这树是日据时期种下的,算来也该有八九十岁了。

今年四月花期又至,我照例去探探她。那天落雨,我没带伞,心想也好,细雨霏霏中看花并且跟花一起淋雨,应该别有一番意趣。花树位在新生南路的巷子里,全台北就此一棵。

有个女子对面走来,看见我在雨中看花,忽然将手中一把小伞递给我,说:

“老师,这伞给你,我,就到家了。”

她虽叫我老师,但我确定她不是我学生,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,素昧平生,凭什么拿人家的伞?

“不用,不用,这雨小小的。”我说。

“没事的,没事的,老师,我家真的就到了。”她说得更大声更急

切,显得益发理直气壮,简直一副“你们大家来评评理”式的架势。

我忽然惊觉,自己好像必须接受这把伞,这女子是如此善良执着,拒绝她简直近乎罪恶。而且,她给我伞,背后大概有一段小小的隐情:

这棵全台北唯一的鱼木,开起来闹闹腾腾,花期约莫三个礼拜,平均每天会有一千人跑来看她,看的人或仰着头,或猛按相机,或徘徊踟蹰,至于情人档或亲子档则指指点点细语温婉,亦看花,亦互看。总之,几分钟后,匆忙的看花人轻轻叹了一口气,在喜悦和怅惘中一一离去。而台北市有四百万人口,每年来看花的人数虽多,也只是二三万,算来,看花者应是少数的痴心人。

在巷子里,在花树下,痴心人逢到痴心人,大概彼此都有一份疼惜。赠伞的女子也许敬我重我,也许疼我怜我,但其中有一份情,她没说出口来,想来她应该一向深爱那棵花树,因而也就顺便爱眷在雨中痴立看花的我。

我们都是花下过客,都为一树华美芳郁而震慑而俯首,“风雨并肩处,曾是同年看花人”。

那天雨愈下愈大,我因有伞,觉得有必要多站一会,才对得起赠伞人。花瓣纷落,细香微度,我想,我还能再站一会儿。

后记：

这是一篇应出版社要求，为“老书新出”写的序，出版的地点在中国大陆，可是我不会写序，所以写出来的仍是一篇散文。偶有人问我：“为什么你在中国大陆也有读者？”我想，远方的读者应该是喜欢那些隐身在文字背后、属于古老文化中的华茂浑朴的记忆——啊！我们都是站在同一棵大树下惊艳的看花人，在同一个春天。

张晓风

二〇一二年七月

不 悔

(2007 年版序)

—

三十岁,我应邀去演讲,那天学生济济一堂,讲些什么,我现在已忘了,只记得后来有个学生提了个问题。问题内容也不全记得,记得的是他的措辞:

“请问在年轻的时候,对××问题,你的看法如何?”

我愣了一下,说:

“年轻的时候?你是指我现在已经年老了吗?现在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啊!”

下面哄堂大笑。

哎,年轻的孩子未免太仗势欺人了,仗着他们自己年方二十,就把三十岁的看作“老一辈”,岁月催人老居然不够吗?还要加上人为的壁垒分明来推波助澜吗?

如今 2007 年了,我的三十岁、四十岁、五十岁乃至六十岁都过了,如今如果有人再问我:“当你年轻的时候……”我大概可以平心静气回答一些话了。可是,好像也不必怎么回答,作为一个书写者的好处便是,我的年轻的脉动像树干中心深浅有致的层层年轮,一层层都镌刻在文章里了。

当然,如果你要问我,那么,你终于承认你老了吗? 哦,不,我会很困惑地回答你,我没老,但也不再年轻,我嘛,嗯,我正处于“某个适当的年龄”。

二

年轻的时候,老教授劝我们:“小心下笔啊! 古人说‘悔其少作’,到晚年后悔就来不及了啊!”

老教授当然是好意,而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反抗长辈的唯一方法便是闷头不吭声,然后在内心里来一段无声的“顶嘴独白”。

少作? 什么叫少作? 王勃死于二十六岁,他如果怕这一点,则他一辈子都不该写,因为他一生都可说很“少”。当然如果以他自己的一世作标准,则十三岁(他的中年)以后似乎便可以写了。古老时代的文化里面不免有点尊老抑少的毛病,但除非我们预知生命长度,否

则也说不上什么叫“少”。而且,文章未必都是教忠教孝、经世济民的大道,未必都有哲学的、伦理的厚度,一篇文章如果只是写所见抒所感,哪里有什么悔不悔的?那些指导别人该如何唾弃某政党、追随某政党的文章,事后发现新政党更坏,原来自己害了不少人——写这种文章的人才该悔其少作。至于名满全球的画家,其老笔虽然遒劲华美,但想来他也不会为自己幼时画的一张小猫图而脸红吧?相反地如果他幼时没画那张画,现在想来画,也画不出来了。文字写作和音乐和绘画一样,作者的表现是一个一个阶段的,幼时写不出老时的练达,但老时也写不出童时的稚拙。

从大学时代第一次听到“悔其少作”,已有接近半世纪的时光了,我对自己年轻时期的作品悔不悔呢?好像没什么可悔的,旧作品就像小时候的旧照片,它跟现在的我长得不像,但毕竟,那也是我,非常真实的我。

三

在我写作历程中,因为一张“毯”竟让我两次获奖。我二十五岁时出第一本书《地毯的那一端》,翌年该书得了“中山文艺奖”。三十九岁复因《步下红毯之后》得到“国家文艺奖”。我对这一切俯首感

激。总是前辈的一番龟勉之意。

近年来学校里常出现一些怪事,我称之为“自我膨胀术”。学校发一种表格,叫我们填自己“近年所获之奖项”。其实一个教授关在自己的研究室里读书,这是单纯明了的好事,“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其不能也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你干嘛管我得不得奖呢。仗着自己年纪大了,就直话直说也无妨,我填的资料如下:

该得的奖都得过了,最近没得奖,最近都在做评审委员,评审别人得不得奖。

真正的奖其实不来自奖金奖牌,而来自读者、观众或学生感激的回头一瞥。

四

大概是六十年代吧,美国有人画了一张“微笑的脸”,这个商标只是一面圆形里“两点加一弧”(两点代表眼睛,一弧代表嘴),但因专利权,他竟而致富,他的图形在处处出现。

我的书名后来也每天在报纸出现,大概大家觉得“结婚”一词太

普通,因此凡有结婚之事记者总要说“步上地毯的那一端”,这词儿后来不知怎么在香港大陆也有人用,可惜我们的版权保护不力,否则我也致富了。

但想想世间事哪能计较那么多呢?天天有人结婚,结婚又必奏结婚进行曲,但作曲家门德尔松曾经得到什么呢?(按,婚礼常用曲有二,另一曲是瓦格纳所作,更为通用)门德尔松的曲子是根据莎士比亚的《仲夏夜之梦》写的,而门氏也没办法付费给早已死去的莎士比亚。莎氏的故事又是巧手编缀,把三个故事汇为一流,再自出机杼。真要计较,且事事付费,一笔账不知要怎么算了。退一步想,元曲中有“寿过颜回,饱似伯夷,闲如越范蠡”(张可久句),我比那三位先贤的命运好多了,自当谢天之恩。至于毯不毯的,由人去用吧,反正结婚这事一时不至消失,祝福那些步上红毯的好男好女。

五

检视旧作最难过的是故人刘侠已作古。但我为《闪亮的生命散文选》写的序仍见证了一段友谊。

《圣诞之拓片》一文中有几个人当时都姑隐其名,现在三十年过去了,不妨说出来吧!捐钱给穷人的人是赵滋蕃,圣诞节去看母亲的

空军飞官是欧阳漪棻,他是当年曾经打下米格机的英雄。自制圣诞卡的神仙眷属是亮轩和陶晓青,他们是黑头偕老的比翼鸟。

六

这两年,出版界不知怎么回事,纷纷把 19cm × 13cm 的书改成 21cm × 15cm 的格局。我这本二十八年前的作品也被要求重印,重印又“被编辑规定”要再写篇新序,这一番回顾,真是令人心惊意折。秦少游根据小杜的诗,说:“十年梦,屈指堪惊。”十年就已经堪惊了,那,三十年可怎么办呢?我看,也只好算了,惊惯亦不惊,随它吧! 仿如有人有阴阳眼,我辈则无,我们如果偶见一鬼,想必吓到昏厥倒地,但那惯见鬼的,好像也并不怎么样,世上事物,真可怕的并不多,包括鬼,以及疾如弹丸的岁月。

最后谢谢朱振南先生的题字和简美育女士的芙蕖图,使本书未开卷已先有香气掩至。

晓 风

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五日

癌手术后二年

爱情篇

(1979 年版代序)

两 岸

我们总是聚少离多，如两岸。

如两岸——只因我们之间恒流着一条莽莽苍苍的河。我们太爱那条河，太爱太爱，以致竟然把自己站成了岸。

站成了岸，我爱，没有人勉强我们，我们自己把自己站成了岸。

春天的时候，我爱，杨柳将此岸绿遍，漂亮的绿绦子潜身于同色调的绿波里，缓缓地向彼岸游去。河中有萍，河中有藻，河中有云影天光，仍是国风关雎篇的河啊，而我，一径向你泅去。

我向你泅去，我正遇见你，向我泅来——以同样柔和的柳条。我们在河心相遇，我们的千丝万绪秘密地牵起手来，在河底。

只因这世上有河，因此就必须有两岸，以及两岸的绿杨堤。我不知我们为什么只因坚持要一条河，而竟把自己矗立成两岸，岁岁年年

相向而绿，任地老天荒，我们合力撑住一条河，死命地呵护那千里烟波。

两岸总是有相同的风，相同的雨，相同的水位。酢酱草匀分给两岸相等的红，鸟翼点给两岸同样的白，而秋来蒹葭露冷，给我们以相似的苍凉。

蓦然发现，原来我们同属一块大地。

纵然被河道凿开，对峙，却不曾分离。

年年春来时，在温柔得令人心疼的三月，我们忍不住伸出手臂，在河底秘密地挽起。

定义以及命运

年轻的时候，怎么会那么傻呢？

对“人”的定义？对“爱”的定义，对“生活”的定义，对莫名其妙的一个“哲学名词”的定义……

那时候，老是慎重其事地把左掌右掌看了又看，或者，从一条曲曲折折的感情线，估计着感情的河道是否决堤。有时，又正正经经地把一张脸交给一个人，从鼻山眼水中，去窥探自己一生的宿命，一生的风光。

奇怪,年轻的时候,怎么什么都想知道?定义,以及命运。年轻的时候,怎么就没有想到过,人原来也可以有权不知不识而大刺刺地活下去。

忽然有一天,我们就长大了,因为爱。

去知道明天的风雨已经不重要了,执手处,张发可以为风帆,高歌时,何妨倾山雨入盏,风雨于是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找一方共同承风挡雨的肩。

忽然有一天,我们把所背的定义全忘了,我们遗失了登山指南,我们甚至忘了自己,忘了那一切,只因我们已登山,并且结庐于一弯溪谷。千泉引来千月,万窍邀来万风,无边的庄严中,我们也自庄严起来。

而长年的携手,我们已彼此把掌纹叠印在对方的掌纹上,我们的眉因为同蹙同展而衔接为同一个名字的山脉,我们的眼因为相同的视线而映出为连波一片,怎样的看相者才能看明白这样的两双手的天机?怎样的预言家才能说清楚这样两张脸的命运?

蔷薇几曾有定义,白云何所谓其命运,谁又见过为劈头迎来的巨